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叙事逻辑

刘彩娜

(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锦州 121013)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有独特的叙事逻辑,“两创”的叙事逻辑应从“两创”的逻辑起点、核心要义和辩证关系三个维度依次展开。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到“守正创新”,厘清“两创”的历史逻辑;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摸清“两创”的理论逻辑;从“丝绸之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认清“两创”的价值逻辑。在叙事理念上,坚持守正与创新的内在平衡;在叙事内容上,追求价值引领与主体叙事的有机统一;在叙事方式上,实现技术赋能与叙事重塑的良性互构。其为“两创”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范式。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叙事逻辑

[中图分类号] G122;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19-0137-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19.046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既负有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的共同性目标,更有基于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实践伟力的特殊性要求。但传统农业社会土壤中所蕴含的思想理念、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在科学技术革命及文明形态演变下,已不能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直接的智慧滋养。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条件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叙事逻辑的中心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有永恒魅力和当代价值,提出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简称“两创”。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逻辑起点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两创”进行了明确的定义,使其成为可遵循的原则。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将“两个结合”写入报告,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从“两创”到“两个结合”,从最早聚焦于“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到“两个结合”的深化发展,为“两创”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关键路径和内在要求,也打开了“两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的广阔空间。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核心要义

创造性转化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按照当今社会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对传统文化中有借鉴意义的价值观念创新话语表述,予以改造转化赋予新的时代内

涵和呈现方式。通过创造性转化,对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进行重新阐释和解读,使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成为现代社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思维相结合,为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创新性发展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提升和超越。对其内涵进行补充、拓展、完善,使之成为适合当今时代实践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文化形式。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其影响力、感召力。对传统文化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要坚持古为今用,经过科学鉴别和扬弃后为我所用。创新内容叙事方式,做到理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传播创新。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辩证关系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种路径和方法,既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相互替代,二者内容侧重虽然不同,但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厘清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才能更好地在实践中认识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发展。

“创造性转化”是“创新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强调的是转化,对其有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予以改造。从时空维度上看,“创造性转化”面向过去,侧重于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改造。“创新性发展”面向未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创新性发展”是“创造性转化”的深化和飞跃。强调的是发展,是有内容的发展,是有生命力的发展。从现实维度上看,“创造性转化”侧重于在理论层面实现内容与形式的转化。“创新性发展”侧重于在实践层面实现路径与方法的创新。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叙事逻辑的三重维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叙事逻辑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积淀,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中,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一) 历史逻辑: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到“守正创新”

师古而不泥古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应有之义。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创新精神,《周易·杂卦》中就存在“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之说,后世将其引申为成语“革故鼎

收稿日期:2026-5-26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项目编号:辽教通[2024]286号)。

作者简介:刘彩娜(1993—),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新”。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中华文明自古具有“损益可知”的革新基因。《周易·系辞下》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揭示了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通过自我革新实现传承发展的规律。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对周礼的创造性阐释,到朱熹“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理学重构,历代先贤始终以返本开新的方式激活传统。如《诗经》中“洵美且仁”的伦理追求、《尚书》中“民惟邦本”的政治智慧,历经秦汉制度整合、隋唐佛道融合、宋明理学升华,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新精神,为当代“两创”提供了历史合规性。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守正方能维系文明基因不断裂,创新则能激活历史文脉的时代活力。若抛弃传统,等同于割断精神命脉,将导致文化软骨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哺育了汉唐盛世、明清雄风,在增进民族团结、稳定社会秩序、促进文明交流等方面厥功至伟,但它毕竟脱胎于传统社会,受时代条件和社会制度限制而携带着落后或糟粕成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其部分内容和传播形式也会同新环境新形势产生紧张和对冲。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它才能华丽转身,活在当下。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根本路径。“‘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虽然文化形态多样,但是根本上,各种文化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实践对于文化具有本源意义。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邦本”思想深度契合。《国语》记载骊姬言“利国之谓仁”,《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这些思想在新时代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注入传统文化肌理,如将“自强不息”精神转化为脱贫攻坚的实践伟力,将“天人合一”智慧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支撑。毛泽东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将“小康”概念从传统文化话语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目标,习近平提出“两创”理论,均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这种结合不是简单拼接,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化合反应。

当代中国的实践发展创造了文化生产的条件,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现实必要性。“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推动“两创”的实践不断走向纵深。“第二个结合”是动态的文明再造工程,需持续以马克思主义之“魂”统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在守正中开新局,于创新中国本源。这一进程不仅是理论逻辑的展开,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当代重生。

(三)实践逻辑:从“丝绸之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积极实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第一要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与之相契合,“两创”的实践逻辑体现于从古代“丝绸之路”到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演进之中。既植根中华文化基因,又主动回应全球发展需求。创造性转化了传统天下观,摒弃了华夷之辨的狭隘性,创新性注入平等、合作、可持续的现代价值,强调全人类休戚与共。中华文化历来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胸襟。张骞凿空

西域开辟的不仅是商贸之路,更是文明互鉴之路;郑和下西洋践行修德致远的和平外交,这些历史实践为当代文明交流提供镜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传承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又创新性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可见,“两创”的实践逻辑始终贯穿本土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从丝路的历史基因中提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的智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实现传统价值的现代升华,使中华文化既葆有本真,又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积极贡献者。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创”实践既要深入挖掘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基因,又要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胸襟,在守正创新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这既是中华文明赓续的历史必然,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叙事逻辑的现代要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应以守正创新的叙事理念为引领,以主体叙事的叙事内容为根本,以技术赋能的叙事方式为支撑,方能在古今中外的融通中彰显其底蕴、实现其功用、扩大其影响。

(一)叙事理念:守正与创新的内在平衡

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相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本质上是对文化基因的历史性解码与时代性重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超越传统社会的时代价值,也有时代桎梏下的某些糟粕。无视历史积淀而妄自菲薄,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重古之规而轻今之变,则会步入文化复古主义的陷阱。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让传统文化实现古今之间的时代转化,与当代文化相协调和现代社会相适应。

知识普及与价值传递相结合。传统文化要立足当代、面向大众、走进生活。要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普遍接受的表达方式、表现形式、审美方式展现出来,形成丰富、活泼、正向的话语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要多层次、多形式、多向度地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让传统文化走出书斋,走出课堂,走进社会、走向大众。《中国诗词大会》通过对诗词知识的比拼及赏析,让诗词走出书斋,走进大众,用古人智慧涵养心灵,让群众喜爱参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国内发展与国际传播相同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既要以当代中国时代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为关键,又要以世界实践中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为关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多民族兼容并包、多文化和谐共生,这种文化特质决定了面向世界的宏大视野和历史取向。既要坚守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又要学习借鉴其他文明的先进成果。文化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中华文化要积极与世界文化对话,在交流碰撞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在立足本土与面向世界的结合中,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和全球视野。

(二)叙事内容:价值引领与主体叙事的有机统一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强化思想价值引领。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数智技术的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赓续提供了新的时空场域,但也引发了片面化理解和娱乐化解读的风险。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一是坚持守正创新的理论内核。守正是根基,使我们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交流中不迷失方向;创新是活力,赋予传统文化以现代表达,在对话与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二是丰

富实践导向的理论品格。文化的发展要紧密结合现实问题,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社会需求。将理论智慧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路径,才能更好回应时代课题。三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立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要以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为根本,同时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文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树牢中华文化主体意识,积极对接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在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树牢中华文化主体意识,为我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中华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精神支撑。在全球化语境中与西方话语体系下,开展积极对话,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我们既要具备世界眼光,以开放姿态汲取人类文明精华,也要运用历史方法,深刻洞察不同文明的发展脉络与时代特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成果,转化为能够参与和引领全球议题的核心叙事。

(三)叙事方式:技术赋能与叙事重塑的良性互构

“两创”的巨大空间由文化筑基。从“黑悟空”的横空出世,到哪吒的“魔童降世”,越来越多古老的文化正在成为新生的。使我们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取之不尽的文化宝藏,为“两创”提供绵延不绝的创新源泉和生生不息的发展空间。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让我们体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魅力。粗眉蒜鼻的结界兽、重塑肉身的七色宝莲、玉虚宫里的炼丹法器天元鼎和屋顶鸱吻上落着的仙鹤,通过巧妙的文物设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美轮美奂的国宝,创造性地重新呈现于银幕之上。随着文化软实力和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发展,越来越多新生的也日渐变为经典的,持续充盈着中华文化宝库。

“两创”的实现途径靠创新赋能。坚持培育创新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创新不是对传统的消解而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译。以守正创新的叙事理念,打破传统文化宗法伦理下的刻板意义,对传统的传播形式、价值

观念进行“破”与“立”的辩证转换。在叙事内容上,实现传统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译。在视觉呈现上,实现传统文化从“隐性”到“显性”的升级。在核心价值观上,实现传统文化从“一元”到“多元”的对立解构。创新驱动和创新赋能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重要引擎。

“两创”的创新发展需科技领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5G、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拓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通道。以文字、声音、图像、影像和网络互联耦合而成的多模态媒介,始终秉持以文载道、以文化人的理念。通过三维动画复现“山河社稷图”、让《周易》哲学可视化、VR三星堆博物馆,利用数字技术全息拟态文物古迹等视觉特效,让文物穿越厚重而悠久的历史“活”在云端,新生传播形式成为文化传承新范式。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科技与文化共生共荣的创新发展史。既彰显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展现出新时代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4.
-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
- [3]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35.
- [4]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57.
- [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7.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2.
- [7] 任友群.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J].红旗文稿,2024(23):10-14,1.

Narrative Logic Behin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LIU Cai-na

(School of Marxism,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121013, China)

Abstract: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possesses unique narrative logic. The narrative logic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from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core connotation and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From the ancient quote "Zhou, though an ancient state, renews its mission" to "upholding integrity and pursuing innovation", we clarify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rom the "second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we clarify its theoretical logic; from the ancient "Silk Road" to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e identify its value logic. In narrative concept, we uphold the internal balance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narrative content, we pursue the organic unity of value guidance and mainstream narration; in narrative approach, we achieve positive 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narrative reshaping.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a practical paradig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narrative logic

(责任编辑:范新菊)